

精神的田园

东方之子访谈录·政界人士卷

主编 时间 张光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田园:东方之子访谈录:政界人士卷/时间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ISBN 7-5080-2003-0

I. 精… II. 时… III. 人物,政界—访问记—中国—
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46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印刷者: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850×1168 1/32 开本

字 数:272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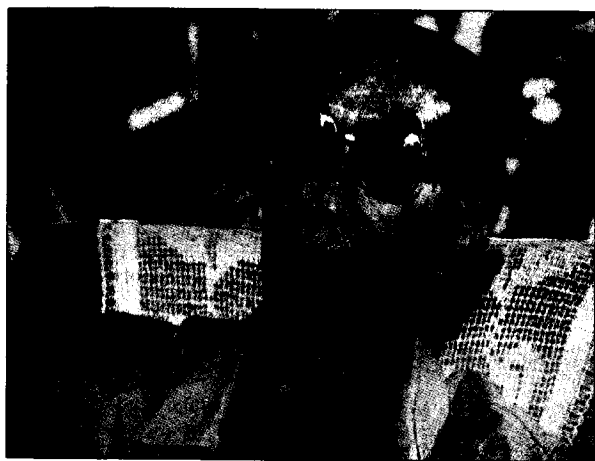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7-5080-2003-0/Z·219

定 价:19.80 元

目 录

张爱萍	1	熊自仁	79
马万祺	8	霍英东	84
袁伟民	12	袁 庚	89
钱正英	17	刘复之	99
耿 飏	25	范徐丽泰	104
符 浩	32	邱创教	109
乌 杰	40	何鲁丽	114
黄火青	45	丁石孙	120
铁木耳·达瓦买提	52	成思危	126
赵长风	59	许嘉璐	132
公丕汉	68	蒋正华	137
刘镇武	73	罗豪才	142

播出日期:1996年1月8日~9日



张爱萍
国务院原副
总理、原国
防部部长

他们讲我周身是刺。我曾经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周身是有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我都刺,该刺的我就刺。我自己感觉,我的这个性格与家庭环境和以后养成的习惯有关,我这个人不是喜欢小说嘛,看了很多古代小说,我觉得一个人总是要像一个人才行,起码要讲真话。

——张爱萍

20年前的今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了我们,跟随总理麾下40年的张爱萍将军如今已是85岁高龄。从他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算起,在整整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乾坤扭转的漫长革命历程中,他始终把周总理视为自己的证途引路人。

解说:1976年元月8日,周总理的去世使得张爱萍将军深为悲恸,同时又雪上加霜地遭受了8000人大会的批判,对于这种巧合张将军不以为然,但他却为总理的逝世伤悲不已,备感惋惜。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您跟周恩来总理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总理对您的帮助很大,我们很想听听您难忘的回忆。

张爱萍:是的,我非常难忘。我不仅从年轻时候就在他的指引下、领导下工作,差不多有46年,从1930年接受他的领导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当然中间断断续续。

主持人:张老,您自己讲曾经挨过周总理的批评,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张爱萍:那个时候苏区有个敌人的据点,很顽固的。在大山丛中,一个碉堡驻扎在那里,出来把我们的县政府打了,老百姓很慌张。我们那个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不能饶他了,于是大家就骑着马去追。我们从这里追过来,在一个村庄宿营;我们从这里追过去,回来再到

这里宿营,没想到这里还有敌人。打了败仗以后,去调查情况时发现,敌人是从这边出来分两路主力从这里过去打县政府,从这个地方还有一条岔路,敌人又过去打区政府,我们只追了敌人的主力,不知道这边还有一条路,结果我们把去打县政府的敌人打败了以后呢,正好这路去打区政府的敌人也回来了,回来看到我们在前面打就不敢走,他们就在路口埋伏着,在我们回来时就打掉我们,我们就上了这个当。回来总理找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先不谈失败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已经打了败仗,当然我在干部大会上、战士大会上都做了检讨,而且我自己写了报告,要求撤职查办。总理找我谈话,他谈到这个骑兵团是陕北红军创办起来的,而我是中央红军派遣去的……

主持人:张老,今年1月8日是周总理的祭日,我看到了您回忆总理的文章,还做了诗,表达了沉痛的心情。

张爱萍:当时我就很悲痛。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那时写了一首寄托哀思的诗,这个东西可能你们也看到了,除了我追忆在46年间的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最后提出的那一句话,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是党中央指定他抓的。

主持人:这可以说,您第一次亲自指挥研制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张爱萍:那不仅是第一颗原子弹,一直到以后正规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的研制都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我在怀念他的时候,特别要提到:如果当时不是周总理亲自组织领导,我们的原子弹什么时候拿出来也很难说。

主持人:当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问题、难题。听说,您把周恩来总理的几次指示归纳成了16个字,这样特别便于在工作中落实和执行。

张爱萍：“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是他的，前面3句也是他的，不过内容被我们编成了好记的顺口溜，这样子大家就记得了。这个指示传达之后，大道理就全清楚了。这4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

主持人：张老，当时周总理给了很明确的指示，一定要万无一失，还有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那么当时真正要做试验的时候，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您确实觉得能够万无一失吗？

张爱萍：我们最后是有把握的。

主持人：很有把握吗？

张爱萍：那是经过科学家，现在还在的科学家，像朱光亚、王淦昌，去世的还有邓稼先与核试验基地的技术人员，科学地反复检查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三道关，每一件事情的通过都要你最后签字，每一个环节，哪怕很小一点，你先签字，签了之后上面再看，看后他也签字。就这样层层把关，反复检查，最后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了。

主持人：在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所有的环节负责人都要签字，这个过程进行完以后，您觉得自己确实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张爱萍：这个作风不仅仅是从这一次开始的。整个国防科学技术的尖端技术，像二机部、七机部以及其他国防工业部门，都是按照这个经验去办事的。所以，不管常规武器也好，导弹也好，我们造的新东西基本上没有失败过。

*

*

张爱萍不仅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军事家，而且也是有着多方面创作才能的艺术家。他的诗词、书法和摄影艺术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

的思想性、战斗性，折射出这位百战将军漫长的革命生涯，有着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

*

解说：张爱萍将军在主管国防工作时用心钻研，精心指挥，苦心耕耘，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将军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军人，然而他平时的爱好却是诗词、书法、摄影和读小说。

主持人：张老，我们都很想知道您的这些爱好是怎么产生的，而且怎么一下子持续了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张爱萍：我读高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国文老师，是满清时候的举人，他字写得很好，也会作诗也会画画。他一教国文就引用什么诗句，这样也就引起了我们学生的兴趣。另外一个习惯就是看书，我特别喜欢看小说，看古代的小说，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走到哪里都在看一些新写的小说，外国的中国的都看。

主持人：那个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想过以后要去打仗吗？

张爱萍：打仗当兵这个事情是从大革命时候开始的。大革命那个时候，不就是1925年吗？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热潮，就是进黄埔军校，很多比我高几班的同学都到黄埔军校去了，我那时候也想去，但因为没有钱，路费出不起，没有去成。

主持人：张老，有人称您是三支枪的英雄，这三支枪是什么？

张爱萍：三支枪，一个是指自己的枪，真正打仗的枪。还有就是——一支笔，有时候在战场上，临时想到一点什么，就自己赶快写上几句。到后来就是一架照相机，后来进军苏北，缴了一架照相机。我从那个时候，1940年缴了照相机以后就开始照相。因为那也很巧，缴了照相机以后，它那个暗室里的全部东西我都搬回来了，从那时起，我照了相以后就开始自己冲洗。

主持人:这就是当年在战场上缴获的那架照相机,是什么牌的?

张爱萍:“莱卡”,这是非常精致的,莱卡照相机是很有名气的。

主持人:为什么当时缴获的战利品就留给您了呢?

张爱萍:那也不知道啊。

主持人:在这之前照过相摄过影吗?

张爱萍:以前因为没有照相机,那时候买架照相机很不容易,但是我到武汉的时候买了一本柯达公司出的摄影书,那是很厚的一本书,上面从开始讲怎么摄影怎么取景,最后一直连冲洗放大的要领,都有。

主持人:没有照相机的时候……

张爱萍:那本书里的东西我背得很熟,所以一拿到这架照相机和冲印设备之后,我开始一拍就洗印出来了。

主持人:我们看到由兰夫人主编的《神剑之歌》这本书,里面好多照片是您在战争年代拍下来的,比如说《喜出望外》,还有《破晓》,在当时的战争年代是不是都是用这架照相机拍的?

张爱萍:都是这架照相机。其他的一直到以后的照片都是用这架照相机拍的,这个照相机现在我有时还用。

主持人:张老,我们知道您写了几百首诗,可是您一直称自己的这些诗是短句,而且不肯承认是诗。这是为什么呢?

张爱萍:我历来就讲,我不是写诗,我是记事,我确实是在用诗词这种比较简明的形式来记事。那些长篇日记、记事的文章写起来很费力气,这个很简单,很快就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了。所以你们读我那些东西,有什么诗味啊,没什么诗味,但是可以看出历史事实。

主持人:我们听您夫人讲,您作词的时候很有创新,经常根据自己的作词内容创词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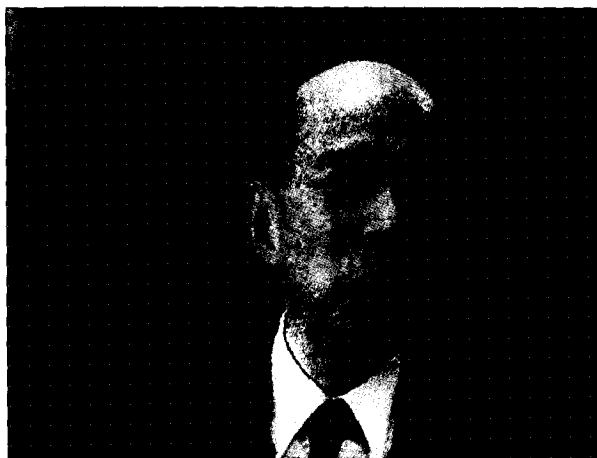
张爱萍：这来源于我老师开始教我的那一套和后来读的许多故事。当时喜欢就读了，唐诗啊、宋词啊都读了不少，可人家那些东西确实格律非常严整。我开始也是按老师那个办法在弄，但弄来弄去总觉得太别扭了，为了一个字，一个声啊，一个韵啊，把人都憋死了，这个太没意思了……算了，就自己随便把自己想记的东西记下来就算了吧。

主持人：张老，有一种评价讲您过去非常直率，非常耿直，这种性格以后变得越来越平和了，您同意这种评价吗？

张爱萍：他们讲我周身是刺。我曾经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周身是有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我都刺，该刺的我就刺。我自己感觉，我的这个性格与家庭环境和以后养成的习惯有关，我这个人不是喜欢小说嘛，看了很多古代小说，我觉得一个人总是要像一个人才行，起码要讲真话。

主持人：邵滨鸿 编辑：徐斌

播出日期:1996年1月16日



马万祺
全国政协
副主席

我认为,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群众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我们的国家是一定能富强,社会也是能够安定的,大家的公民意识也是可以提高的。这样对整个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马万祺

根据 1987 年中葡两国签署的《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澳门将于 1999 年回归祖国。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将对澳门的平稳过渡产生积极的影响。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澳门经济的发展，团结海内外人士，支持祖国建设的马万祺先生。

马万祺：我是 1941 年年底来到澳门的，在澳门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澳门作为我的第二个家乡，1999 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我对澳门的感情更加深了。

解 说：马万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年 78 岁。15 岁时父亲去世，他被迫辍学。17 岁时他继承父业开始经商，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避免战祸，马万祺移居澳门，继续从事商业和社会活动。

主持人：您同澳门其他的工商界人士一起对澳门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改变了澳门过去仅有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和原材料工业。

马万祺：澳门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解放以后，祖国对澳门特别照顾，我们澳门中华工商总会跟其他的社团、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逐步把澳门的经济从过去的一些简单的工业发展起来。讲到澳门经济的真正腾飞，还是在祖国改革开放以后，祖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对澳门经济的发展是有直接促进和

帮助的。

主持人：您在商业界是非常成功的，您能不能谈谈您经商的经验？

马万祺：也不能说是很成功，主要是对澳门当地工商事业的投入，另外就是跟各个社团一起对当地群众关心的事情、合法的利益，当地社会的福利，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各方面，大家共同关心，互相协作。

主持人：您也曾经说过，财富是取之于社会，也应当用之于社会。

马万祺：我认为，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群众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我们的国家是一定能富强，社会也是能够安定的，大家的公民意识也是可以提高的。这样对整个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有人说您平时为人非常随和，但是在大事上非常讲究原则。我想这也是您所以能团结澳门各界人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马万祺：是啊，我平常不论是对高层的或者对基层的人，我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我年轻的时候，念书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国家在患难的时期，看到中国老百姓受的苦，我们念书的时候也听了老师的教导，看到了很多历史书上爱国的英雄人物，知道为了抵抗外来侵略，无数英雄人物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对他们非常崇敬。所以我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应该有自己的立场。

主持人：有些人对澳门回归祖国以后澳门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怀疑。

马万祺：我希望能够听取澳门各方面的意见。一方面征求澳

门政府的意见,为增进澳门繁荣,希望它能改善一些措施,如何将妨碍经济发展的条例加以改善。另外和我们国内联络,反映一些情况,希望国内能够配合协作,使得澳门能够在今后的过渡时期更加平稳。

主持人:过去由于交通的原因阻碍了澳门的经济发展,现在,国际机场建成了,您认为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改善,以促使澳门经济更快地腾飞吗?

马万祺:我觉得,澳门将来也应该以第三产业为主,多搞些大型的、有意义的旅游计划,这样来带动其他行业,如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的发展。我觉得,将来澳门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主持人:温迪雅 编辑:胡维捷

播出日期:1996年1月30日



袁伟民

国家体委
副主任

在中国女排执教的8年,是我苦苦追求的8年,是充满了
奇妙搏斗的8年,是经过酸甜苦辣的8年。

——袁伟民

在足球、篮球已成为大众热门话题的今天,相比之下,排球似乎显得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了,但是球迷们并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与中国排球事业密切相关的名字——袁伟民。如今,袁伟民已经从中国女排的教头成为了中国体坛的总教头,总教头说,他现在依然感觉到压力很大。

解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袁伟民8年执教生涯里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人生的新起点——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袁伟民离开了风云变幻的排球场,从一个排球教练员成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袁伟民:我这个人比较好强,再说,我要认定干一件事,我就非得把它干好。从我当运动员时就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我感到很后悔。我成为教练以后,我把这一切理想寄托于我的队员身上,我要把这个队带好。

主持人:您从1984年开始当国家体委的领导,大概有11年了,在这11年里您个人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民:对我来说,当教练员时的感觉跟在运动队也不一样,而且我感觉到,你带的队成绩的好坏马上就能反映出来,我们投入了多少精力马上就能看到效果,就像天气变化那样清楚,马上可以反馈回来。现在就不一样了,到了体委,因为很多事我不能马上一下子就看到……不过我觉得,要搞好一项工作,只要下决心坚持

去干,都是能够搞好的。

主持人:您从1976年当上国家女排主教练一直到1984年,在这8年半的教练生涯中,您说,不安定感一直陪伴着您。现在,这种不安定感还陪伴着您吗?

袁伟民:我基本上处于这个状态。所以你现在让我停下来,我感到还不太舒服,考虑问题就像马不停蹄地奔跑,有的时候感到时间很紧迫。我说:亚运会是中考,奥运会是大考。奥运会4年考一次,亚运会两年一考,你要不停地检查你过去的工作,这就是搞体育的内容。

主持人:您现在是否经常对国家的一些体育运动教练讲您过去的执教之道?

袁伟民:当然我不会这么去说了。但是那时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对的,有些道理基本上还是来自于这些东西。我要求人家有时候比较严格,所以有些人认为我比较凶。

主持人:很多人说袁伟民根本不会笑。

袁伟民:我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意跟他们逗。有一天从广场经过,那天正好人太多了,我就停下来,有人说,那不是袁伟民吗,敲敲窗户看看袁伟民会不会笑?我那天就是没笑……

解 说:袁伟民会笑,但是他很少笑,尤其是当教练员的时候。他曾经在训练场上冷酷无情,被称为中国的大松博文。其实,袁伟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主持人:您对运动员采取这种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近乎残酷的训练方式,运动员是不是感到一方面做了您的运动员非常苦,另一方面作为您的运动员又非常幸运,因为他们后来都取得了成功?

袁伟民:当年,我看到前人、看到国外的一些训练情况,我总结了人家的经验教训,我认为不这么做不行! 体育获得